

# 心理资本与农民长效增收

杨真 马继青\*

**摘要:** 本文使用历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分布滞后等计量方法, 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 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民, 越愿意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且伴随着工作经验及资源的积累, 心理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进而形成心理资本增强和干劲提高的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长效增收。实证结果表明, 心理资本提高1个单位, 将促进农民收入在未来数年间持续增长, 该结论在排除内生性偏误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 研究还发现, 1个单位心理资本在8年间的累积增收弹性约为13.4%, 而且收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强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这是长效增收的体现和保障。基于以上结论, 建议政府借鉴技能培训的实践经验, 联合科研力量制定针对农民的心理资本干预方案, 提升农民的长效增收能力, 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

**关键词:** 心理资本 长效增收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 到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 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 如期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远景目标, 必须推动农民收入在未来的十数年乃至近四十年间持续增长。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增收作用。马文武、刘虔(2019)的研究表明, 农村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对农村贫困下降

---

\* 杨真, 山东管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讲师, E-mail: 14438120200071@sdmu.edu.cn; 马继青, 临沂大学商学院讲师, 本文通讯作者, E-mail: majiqing@lyu.edu.cn。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生产要素回流农村的吸纳主体与集聚平台研究”(项目编号: 21BJY15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测度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9BJY058); 2022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团队计划“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2022RW052)资助。

的贡献达到 15% ~ 23%。唐为、陆云航 (2011) 认为, 以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新的资本形式涌现, 王成利 (2018) 发现, 金融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许秀梅 (2022) 的研究显示, 数据资本降低了农户的信息壁垒, 拓宽了农户的就业空间, 从而通过提高就业概率和创业成功率促进农民增收。

近年来, 随着对心理资本的研究不断深入, 学术界逐渐将其视为与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并列的重要资源 (魏国江, 2020)。现有研究表明, 员工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其提高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职场竞争力 (Avey et al., 2008)、自我激励和抗挫折能力 (陈梦桑等, 2022)、获得突破性创新成果 (安世民、张祯, 2020); 具有较高心理资本水平的管理者,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促进企业创新、强化团队协作 (汤倩、罗福凯, 2019); 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学生, 学业投入越多、越能克服学业拖延、学业成绩越好 (张小菊, 2021; 曾玲娟等, 2022)。

对于农民群体, 现有研究也发现, 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有助于其提高就业质量 (贾辉, 2017)、发现和把握创业机会、提高创业绩效 (张强强等, 2022)、抵御风险冲击 (唐林、罗小锋, 2020)、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社会 (刘雅婷、黄健, 2018), 但鲜有文献就心理资本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原理和实践效果进行探讨。基于此, 本文拟探讨心理资本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聚焦心理资本的增收效应, 有助于补充完善现有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主的研究; 其次, 与大量文献重在检验增收路径的有效性不同, 我们更加强调农户增收的长期可持续性, 从而更有助于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远景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发; 最后, 检验了心理资本对农民增收的即期效应和长期累积效应, 有助于为政府评估相关政策路径的爆发力和长效性提供有益借鉴。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 具有显著的长效增收效应, 心理资本提升 1 个单位, 8 年间的增收弹性为 13.4%。因此, 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 应重视对农民心理资本的开发和培育。

## 二、文献综述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积极心理学, 着重探讨个体工作时的心理状态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 2004 年被定义为促进个体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 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可测量、可开发、可管理的心理能量, 是将个体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的重要工具, 包含信心、希望、乐观和韧性等维度, 而且不同维度心理资本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机制也

存在差异 (Luthans et al., 2007), 因此在目前的文献中, 学者们倾向于对其中的某个特定维度进行研究。如张樾樾等 (2023) 对管理者的韧性维度心理资本进行了深入挖掘, 这与经典研究区分探讨教育型人力资本和健康型人力资本的思路相同 (王成利等, 2020)。

本文重点关注心理资本中的信心维度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就心理资本与信心的关系而言, 从定义来看, 赵曙明 (2012)、李洁 (2016)、陈梦桑等 (2022) 均认为, 心理资本体现了个体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在具体情境中, 李正东 (2022)、安世民等 (2022) 等学者发现, 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越有信心完成挑战性任务和处理压力性事件; 在实证研究中, 刘传江等 (2020)、赵立娟等 (2021)、张鹏等 (2022) 等学者均使用信心指代心理资本。关于信心这一心理资本的增收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 “脱贫致富贵在立志, 只要有志气、有信心,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sup>①</sup> 亢犁、刘芮伶 (2021) 发现, 提振贫困户对未来的信心, 有助于其努力实现需求的更新与优化, 进而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 促进生计资本积累, 最终实现增收。理论上, 信心作为一种心理资本, 是影响个体成就动机的重要因素, 深刻影响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奥瓦内尔等 (Ouweneel et al., 2011) 认为, 个体实现目标的信心越强, 越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 不仅更享受努力的过程, 而且往往设定更高和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可见, 信心越强的个体, 干劲越足。相反, 如果信心较低, 个体将产生拖延倾向, 甚至放弃努力 (Boyd & Vozikis, 1994)。

事实上, 心理资本的增收效应并非局限于短期, 而是与人力资本类似, 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张鹏等 (2022) 认为, 以信心为代表的心理资本, 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邹维兴等 (2022) 表明, 心理资本是人内心深处的信心和希望等不易衰竭的力量, 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一般而言, 个体的信心越高, 越倾向于认为目标任务切实可行, 因此会生成清晰的远景蓝图、顺利达成目标的积极信念和更强的工作胜任感 (Stumpf et al., 1987), 进而更容易降低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更敢于面对不确定性, 并积极克服困难 (刘追、郑倩, 2016), 增强在困境中的韧性, 从而为实现目标付出更为持久的努力 (Gong et al., 2009)。正因为如此, 有研究认为, 完成任务的信心直接影响个体的努力意愿, 激励其在困境中坚持目标和信念, 并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这正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重要非智力因素 (李祖超, 2015)。高考等 (2022) 也发现, 心理资本有助于为农户持续脱贫提供动力, 是评价脱贫质量的重要维度。

作为一种心理资本和增收动力, 信心的长效增收效应还表现为, 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具有自我累积和强化的特点。马丹 (2020) 的研究表明, 女性卡车司机的信心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和劳动经验的积累而增强, 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卓越的工作能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力。周媛媛（2016）认为，创业者在完成阶段性创业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信心，最终形成对整个创业目标的把握能力。谷克鉴等（2020）强调，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积累的经验有助于其不断增强国际经营信心，进而带动研发和创新。可见，信心的初始提高，激活了个体干事创业的活力，在此过程中，持续的经验总结和资源积累，有助于个体进一步强化达成目标的信心，从而实现信心提高、干劲激活、经验和资源累积、信心再强化的良性循环，最终获得持续增收动力。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源于历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CFPS项目自2010年开始实施，此后每两年对2010年的被访家庭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本文选取CFPS2018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因变量为对数家庭人均收入。借鉴刘传江等（2020）、赵立娟等（2021）、张鹏等（2022）的研究，信心维度心理资本变量来源于家庭主事者对问题“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的回答。本文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程度、是否党员、是否使用手机和上网、家庭成员数量、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仅保留主事者户籍为农村的样本。变量的详细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所用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标识	变量含义	取值范围	均值	标准差
lnfin <sub>10</sub>	2010年对数家庭人均收入	-1.792 ~ 12.737	8.206	1.300
lnfin <sub>12</sub>	2012年对数家庭人均收入	0 ~ 13.607	9.562	1.501
lnfin <sub>14</sub>	2014年对数家庭人均收入	-1.386 ~ 13.002	8.645	1.277
lnfin <sub>16</sub>	2016年对数家庭人均收入	0.223 ~ 14.210	8.733	1.312
lnfin <sub>18</sub>	2018年对数家庭人均收入	3.638 ~ 15.227	9.446	1.033
pc <sub>10</sub>	2010年心理资本	1 ~ 5	3.623	1.120
pc <sub>12</sub>	2012年心理资本	1 ~ 5	3.500	1.585
pc <sub>14</sub>	2014年心理资本	1 ~ 5	3.962	1.126
pc <sub>16</sub>	2016年心理资本	1 ~ 5	3.826	1.135
pc <sub>18</sub>	2018年心理资本	1 ~ 5	4.017	1.460
gender	主事者性别	0 ~ 1	0.780	0.414
age	主事者年龄	16 ~ 91	49.555	12.433
edu	主事者受教育水平	1 ~ 7	2.178	1.031
health	主事者健康状况	1 ~ 5	4.113	1.063

续表

变量标识	变量含义	取值范围	均值	标准差
party	是否党员	0 ~ 1	0.073	0.261
marriage	婚姻状况	0 ~ 1	0.894	0.307
phone	是否使用手机	0 ~ 1	0.707	0.455
internet	是否使用互联网	0 ~ 1	0.053	0.225
wugong	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	0 ~ 1	0.341	0.474
familysize	家庭成员数量	1 ~ 26	4.068	1.764

增收的有效性是长效性的前提，因此本文首先基于式（1）对心理资本增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ln fin_t = c + \alpha_1 \times pc_t + \sum \beta_i \times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因变量为对数人均家庭收入，pc表示历次调查中家庭主事者的心理资本，下标t表示调查年份。系数 $\alpha_1$ 表示心理资本对收入的当期影响，若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具有增收效应。

若心理资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本文继续基于式（2）对其增收的长效性进行检验。

$$\ln fin_t = c + \alpha_1 \times pc_{10} + \sum \beta_i \times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因变量同样为对数人均家庭收入，关键自变量为2010年家庭主事者的心理资本水平，若其显著提高农户的当期及后期收入，则心理资本的增收效应具有长效性。

考虑到初始的收入水平不仅可能影响农户的心理资本积累，也可能影响后续的收入，因此式（2）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此，我们进一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处理。

第一种方式为控制初始的收入水平，这是由于前期的收入同时影响农户的信心和未来的收入，式（2）由于并未控制2010年的收入，进而可能导致内生性。对此，我们使用式（3）进行纠正。

$$\ln fin_t = c + \alpha_{1t} \times pc_{10} + \alpha_{2t} \ln fin_{10} + \sum \beta_i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3)$$

式（3）与式（2）的不同之处在于控制了农户2010年的家庭收入，以此避免因遗漏该变量而造成的估计偏误。若 $\alpha_{1t}$ 依然显著为正，则表明式（2）的估计具有稳健性。

第二种方式为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行估计。信心这一心理资本是个体基于自身的客观属性对自我的主观认知，具有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的特点。因此，可以使用PSM解决这一因自选择问题造成的内生性。在PSM估计中，本文以心理资本为5（非常有信心）的农户作为处理组，以

心理资本为 1、2 或 3（信心一般、较低或无信心）的农户作为控制组，并使用文献中最为常用的核匹配算法和 Stata 软件的默认带宽进行估计。

第三种方式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 2SLS）。其中，工具变量来源于访员对被访家庭内部整洁程度的评价。理论上讲，家庭内部的整洁程度并不影响家庭收入（若存在影响，则打扫卫生便可实现增收，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逻辑上看，个体对未来的信心越高，对未来越充满希望，越可能倾向于保持家庭内部的整洁（难以想象一个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抱希望的个体，会持续保持家庭内部整洁），因此两者正相关，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

本文进一步使用分布滞后模型，估计了心理资本增收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 fin_{18} = c + \alpha_1 pc_{18} + \alpha_2 pc_{16} + \alpha_3 pc_{14} + \alpha_4 pc_{12} + \alpha_5 pc_{10}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alpha_1$  为短期弹性，表示心理资本提高 1 个单位的当期增收效应， $\alpha_1 \sim \alpha_5$  之和为长期弹性，表示心理资本提高 1 个单位，在 8 年间（2010~2018 年）的总增收效应。为检验农户长效增收过程中的收入结构变化，式（4）中的因变量除使用对数人均收入以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还包括对数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信心维度心理资本的培育路径，计量模型如下：

$$pc_t = c + \alpha_1 derserve_{10} + \sum \beta_i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5)$$

式（5）中的因变量为心理资本，关键自变量来源于家庭主事者对观点“在当今社会，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的认可程度。若  $\alpha_1$  均显著为正，则“劳有所得”的预期对农民的心理资本具有长效培育作用。

##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 （一）心理资本增收的有效性

表 2 首先汇报了心理资本的当期增收效应。模型 1 的估计结果表明，2010 年，主事者的心理资本提高 1 个等级，家庭人均收入增长 4.1%。模型 5 意味着，2018 年，主事者的心理资本提高 1 个等级，家庭人均收入增长 3.6%。总体而言，在样本期所考察的 5 个年份中，心理资本均有助于农户增收，因此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上述结论意味着，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外援性支持，还应注重实现“扶志”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有效衔接，激活农村居民致富奔小康的干劲和内生动力。

表 2 心理资本的当期增收效应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因变量	lnfin <sub>10</sub>	lnfin <sub>12</sub>	lnfin <sub>14</sub>	lnfin <sub>16</sub>	lnfin <sub>18</sub>
pc <sub>10</sub>	0.041 *** (3.361)				
pc <sub>12</sub>		0.049 *** (4.310)			
pc <sub>14</sub>			0.051 *** (3.598)		
pc <sub>16</sub>				0.047 *** (3.400)	
pc <sub>18</sub>					0.036 *** (4.187)
gender	-0.201 *** (-6.043)	-0.123 *** (-2.747)	-0.176 *** (-4.425)	-0.157 *** (-3.903)	-0.124 *** (-3.952)
age	-0.001 (-0.126)	-0.005 *** (-2.914)	0.002 (0.994)	0.003 ** (2.132)	-0.005 *** (-3.835)
edu	0.195 *** (13.712)	0.154 *** (8.058)	0.158 *** (9.343)	0.161 *** (9.519)	0.152 *** (11.534)
health	0.101 *** (7.812)	0.040 ** (2.344)	0.041 *** (2.675)	0.055 *** (3.513)	0.051 *** (4.169)
phone	0.265 *** (7.854)	0.239 *** (5.410)	0.158 *** (4.004)	0.256 *** (6.389)	0.219 *** (6.992)
internet	0.513 *** (8.155)	0.351 *** (3.861)	0.237 *** (2.919)	0.153 * (1.862)	0.199 *** (3.183)
party	0.051 (0.991)	0.017 (0.260)	-0.008 (-0.141)	0.027 (0.443)	0.122 ** (2.562)
wugong	0.589 *** (20.334)	0.246 *** (6.326)	0.213 *** (6.210)	0.132 *** (3.807)	0.007 (0.253)
familysize	-0.077 *** (-9.222)	0.171 *** (15.603)	-0.033 *** (-3.412)	-0.028 *** (-2.817)	0.001 (0.105)
hunyin	-0.165 *** (-3.520)	-0.444 *** (-7.010)	-0.189 *** (-3.309)	-0.211 *** (-3.616)	-0.182 *** (-3.862)
常数项	8.101 *** (73.319)	8.351 *** (58.585)	8.216 *** (60.947)	8.244 *** (61.353)	9.369 *** (91.248)
样本量	8 295	6 448	6 461	6 555	6 187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以下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与主事者为女性或已婚的农村家庭相比,主事者为男性或单身的家庭收入较低;主事者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使用电话或手机的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更高,而成员数量越多,收入越低。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 (二) 心理资本增收的长效性

### 1. 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心理资本的长效增收效应。表3与表2的不同之处在于,核心解释变量仅使用2010年的心理资本。与表2的相同之处在于,模型1~模型5的因变量同样分别为历次调查的对数家庭人均收入。从模型2和模型5来看,2010年的心理资本提高1个单位,在第2年和第8年,分别有助于农民增收5.5%和3.0%。由于初始的心理资本提高能够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因此心理资本具有长效增收效应。可见,应进一步挖掘激活农村居民信心的实践路径,促进农民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而助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并为乡村注入内生长效振兴动力。

表3 心理资本的长效增收效应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ln fin_{10}$	$\ln fin_{12}$	$\ln fin_{14}$	$\ln fin_{16}$	$\ln fin_{18}$
$pc_{10}$	0.041 *** (3.361)	0.055 *** (3.502)	0.053 *** (3.926)	0.041 *** (3.979)	0.030 *** (2.8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295	7 041	7 294	7 683	7 529

### 2. 稳健性检验

表4对心理资本增收效应的长效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考虑到老年家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大,因此Panel A首先剔除了主事者年龄大于等于66岁的农户家庭样本。心理资本在5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因此本文的结论与农户家庭的年龄无关。

前文使用主事者的心理资本水平代表家庭的心理资本水平,Panel B使用成人(18岁及以上)的平均心理资本对此进行了完善,估计结果在5个方程中依然显著为正,而且与表2相比,估计系数明显更大。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普遍实现心理资



本积累,更有利于农民长效增收。CFPS还询问了被访对象“您对自己的前途有多大信心”,Panel C以此替换心理资本变量对前文进行稳健性检验,5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因此前文的估计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因变量	$\ln fin_{10}$	$\ln fin_{12}$	$\ln fin_{14}$	$\ln fin_{16}$	$\ln fin_{18}$
Panel A: 使用主事者年龄小于65岁的家庭样本					
$pc_{10}$	0.034*** (2.688)	0.037** (2.264)	0.043*** (3.016)	0.028* (1.884)	0.033*** (2.9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437	6 270	6 504	6 727	6 816
Panel B: 使用成人的平均心理资本水平					
$pc_{adult_{10}}$	0.088*** (5.985)	0.116*** (6.102)	0.102*** (6.221)	0.051*** (3.020)	0.080*** (6.2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291	7 039	7 292	7 513	7 528
Panel C: 替换心理资本变量					
$pc_{10}$	0.055*** (4.964)	0.070*** (4.882)	0.030** (2.403)	0.025** (1.965)	0.020** (2.0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295	7 041	7 294	7 514	7 529

### (三) 心理资本长效增收效应的内生性处理

如前所述,表3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该部分进一步通过控制初始收入水平、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估计三种方式,处理由此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

#### 1. 控制初始收入水平的内生性处理

表5汇报了式(3)的估计结果。由于需要控制2010年的收入,因此表5的因变量仅包含此后4次调查的对数家庭人均收入。总体而言,即使控制初始收入,心理资本在4个方程中依然显著为正,这与表3的结论一致。表5虽然控制了2010年的收入,但可能并不能完全消除内生性造成的估计偏误,这是因为2010年的心理资本同样可能与更早年份的收入相关,表5的估计结果依然可能因遗漏变量而存

在偏误。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对内生性进行处理。

表 5 控制初始收入水平的内生性处理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	$\ln fin_{12}$	$\ln fin_{14}$	$\ln fin_{16}$	$\ln fin_{18}$
$pc_{10}$	0.043 *** (2.678)	0.045 *** (3.274)	0.031 *** (2.978)	0.023 * (1.677)
$\ln fin_{10}$	0.273 *** (18.170)	0.237 *** (18.935)	0.217 *** (23.359)	0.207 *** (16.6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501	6 755	7 090	6 856

## 2.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内生性处理

表 6 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PSM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要满足平衡性假设，由于表 6 中 5 个模型的 MB 统计量均小于 10，LR 统计量均不显著，根据陈飞、翟伟娟（2015）的研究，本文的估计满足平衡性假设。模型 5 表明，若农户在 2010 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则其在 2018 年的家庭收入提高 11.5%。总体而言，表 6 的估计结果表明，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促进了农户收入长期持续增长，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 6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内生性处理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因变量	$\ln fin_{10}$	$\ln fin_{12}$	$\ln fin_{14}$	$\ln fin_{16}$	$\ln fin_{18}$
增收效应	0.174 *** (3.103)	0.165 *** (2.192)	0.189 *** (3.078)	0.113 *** (1.934)	0.115 *** (1.928)
MB	1.600	2.200	1.600	1.900	2.100
LR	5.370	7.880	4.620	0.889	0.891
样本量	3 336	2 840	2 966	3 026	2 988

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为每个高心理资本家庭匹配与之最为接近的低心理资本家庭，使得两类家庭除心理资本以外，在其他方面均类似，以此使得家庭对心理资本的决定和选择近似外生，从而达到处理内生性的目的。但是 PSM 仅能够基于可观测变量进行匹配，若遗漏的不可观测变量同样影响家庭对心理资本的选择，那么上述估计仍然难以完美地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

行估计。

### 3. 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内生性处理

表 7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相关估计结果。其中, Panel A 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中, 因变量为心理资本, 由于家庭整洁程度 (clean) 在 5 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 因此心理资本与工具变量正相关, 这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表 7 基于 2SLS 的内生性处理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Panel A: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因变量	pc <sub>10</sub>	pc <sub>10</sub>	pc <sub>10</sub>	pc <sub>10</sub>	pc <sub>10</sub>
clean	0.080 *** (8.823)	0.085 *** (8.568)	0.077 *** (7.882)	0.073 *** (7.592)	0.075 *** (7.7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291	7 038	7 290	7 509	7 523
Panel B: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因变量	lfin <sub>10</sub>	lfin <sub>12</sub>	lfin <sub>14</sub>	lfin <sub>16</sub>	lfin <sub>18</sub>
pc <sub>10</sub>	1.865 *** (7.680)	1.337 *** (6.207)	1.150 *** (5.671)	0.996 *** (4.880)	0.979 *** (5.7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291	7 038	7 290	7 509	7 523
underidentification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weak IV	77.774	73.390	62.024	57.576	60.844

Panel B 报告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并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其中, underidentification 表示不可识别检验, 表 7 中报告的是 Kleibergen - Paap rk LM 统计量所对应的 P 值。可见, 5 个方程的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weak IV 表示弱工具变量假设, 原假设为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无关, 即为弱工具变量。表中报告的是第一阶段的 F 统计量, 由于 5 个统计量均大于 10, 因此全部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陈诗一、陈登科, 2018)。从 Panel B 的第一行来看, 初始年份农户心理资本的提高, 有利于其当年和后续年份的收入增长, 因此具有长效增收效应, 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同样一致。

## (四) 心理资本长效增收的弹性分析

表 8 汇报了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 1 来看,  $pc_{18}$  并不显著, 说明心理资本在当期无增收效应。表 8 的最后 1 行报告了 5 个年份估计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F 值, 该值小于 0.1 意味着心理资本对农户收入产生长期影响, 若大于 0.1, 则影响不显著。模型 1 中, F 值为 0.00, 因此心理资本具有长效增收效应, 且长期弹性为 0.134, 这意味 1 个单位的心理资本提升, 将在未来 8 年间促进农民增收约 13.4%。

表 8 心理资本长效增收的弹性分析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因变量 (对数形式)	人均 收入	人均工 资性收入	人均经 营性收入	人均财 产性收入	人均转 移性收入	人均其 他收入
$pc_{18}$	-0.025 (-1.249)	-0.085 (-1.154)	-0.048 (-0.741)	-0.002 (-0.046)	0.068 (1.095)	0.046 (0.761)
$pc_{16}$	0.032* (1.737)	-0.009 (-0.137)	0.100 (1.637)	0.042 (0.993)	-0.008 (-0.132)	0.017 (0.300)
$pc_{14}$	0.040** (2.110)	0.136* (1.945)	0.124** (1.981)	-0.072* (-1.647)	-0.191*** (-3.302)	-0.207*** (-3.554)
$pc_{12}$	0.011 (1.162)	0.081** (2.023)	0.006 (0.165)	-0.001 (-0.023)	-0.010 (-0.228)	-0.063** (-2.183)
$pc_{10}$	0.076*** (4.318)	0.309*** (4.688)	0.104* (1.764)	-0.089** (-2.202)	-0.206*** (-3.758)	-0.135** (-2.480)
常数项	8.615*** (85.091)	4.972*** (13.222)	0.990*** (3.004)	0.411* (1.692)	4.982*** (15.470)	2.334*** (7.496)
样本量	4 524	4 623	4 583	4 616	4 565	4 602
F	0.000	0.000	0.004	0.098	0.000	0.000

农民的收入来源一般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模型 2~模型 6 进一步探讨了农户长效增收过程中收入结构的变化。同理可知, 对于上述 5 类收入, 心理资本均不具有当期增收效应。模型 5 中, F 统计量接近 0.1, 因此心理资本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 2、模型 3、模型 5 和模型 6 中, 长期收入弹性分别为 0.432、0.286、-0.347 和 -0.342, 这

意味着心理资本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长期增长，而在长期内会降低农村家庭对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依赖程度。与转移性收入（如政府补助、亲友馈赠）和其他收入（如彩票收入）相比，工资性收入（如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如个体私营经营收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在心理资本所引致的收入持续增长过程中，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不断优化，这是长效增收的结果和直观体现。

### （五）心理资本的培育路径

现有研究不仅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常见资本形式的增收效应，也对其培育路径进行了探讨。王成利等（2020）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市民化两种途径，提高了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进而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促进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方亚琴等（2019）提出，以人为本的社区空间、发育良好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完善的社区治理结构，有助于将居民的交往需求转换为交往行动，从而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田媛等（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搜寻能力，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居民对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

事实上，早在2007年，学术界就提出了心理资本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或组织均可通过干预提升自身或成员的心理资本水平，并使用整套具有操作性和可重复性的干预实验阐释了短期的、高度聚焦的微干预方式对于提升被试的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效果。近年来，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通过改进成熟的实验方案或自编方案，成功地对高校教师、专家、管理者和高校学生（靳娟，2021；Reichard et al.，2014；都丽萍，2017）、企业管理者、员工（Luthans et al.，2010）以及公务人员（郑立勇、孔燕，2019）的心理资本进行了干预和提升。

心理资本干预一般通过设计发展性团体辅导活动，引导参与者在活动中进行体验和感受，进而唤醒其积极心理状态（都丽萍，2020）。因此，引导参与者体验和感受何种情境，进而促进其心理资本积累，对于干预过程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劳有所得”的感受和预期对农民心理资本的培育作用。理论上讲，作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期望付出有所回报是个体的自然倾向。当个体预期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职位晋升、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等目标时，便可能对未来失去信心，从而气馁消沉，甚至可能选择“躺平”。反之，当个体怀以“劳有所得”和“劳必有得”的预期，便会对生活充满信心，从而乐观向上，积极行动。

在表9的估计中，关键自变量为主事者对“劳有所得”的预期，因变量为心理资本。总体而言，5个显著的估计结果表明，“劳有所得”的预期有助于持续促进农民的心理资本积累。这是因为，农民作为理性人，当其认识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能够实现增收目标时，便会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对当下的行动和决策充满

信心,从而有效激活其潜力和主观能动性,促进心理资本积累,这有助于敦促其攻坚克难,努力不辍,最终实现长效增收。

表 9 心理资本的培育路径

模型编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因变量	pc <sub>10</sub>	pc <sub>12</sub>	pc <sub>14</sub>	pc <sub>16</sub>	pc <sub>18</sub>
derserve <sub>10</sub>	0.245 *** (9.896)	0.119 *** (3.126)	0.092 *** (3.339)	0.053 * (1.790)	0.093 *** (3.3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060	6 451	6 188	6 057	5 575

##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推动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历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综合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分布滞后等估计方法,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不仅具有显著的当期增收效应,还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具有长效增收效应。上述结论在控制初始收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三种稳健性检验方式下依然成立。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心理资本的长期增收弹性,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提升 1 个单位,将在未来 8 年间促进农户收入提高 13.4%。而且在收入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农民的收入结构显著改善,即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对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依赖逐渐下降。由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这是心理资本长效增收效应的结果和直接体现。

上述结论表明,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远景目标,应强化对乡村居民心理资本的干预和开发。未来,政府应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研究针对农民群体的心理资本干预方案,以农民对“劳有所得”的期望为抓手,借鉴技能培训的补贴和转移支付方式,通过企业等各类组织,面向农民开展心理资本开发服务,提升农民的心理能量,实现助农长效增收,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

### 参考文献

1. 安世民、陈颖、张羽琦:《平台型领导对员工个体角色绩效的影响机制——被调节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载《技术经济》2022 年第 5 期。
2. 安世民、张祯:《心理资本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隐性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载《技术经济》2020 年第 11 期。

3.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4. 陈梦桑、向晓梅、吴伟炯：《教练型领导一下属认知匹配对下属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载《南方经济》2022年第4期。
5. 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载《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6. 都丽萍：《基于行动研究的高校学生心理资本干预初探》，载《中国特殊教育》2017年第7期。
7. 都丽萍：《开发心理资本：培养高质量教师的新路径》，载《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7期。
8. 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9. 高考、卢新海、年旻：《心理资本：评价贫困户脱贫质量的新维度》，载《宏观质量研究》2022年第1期。
10. 谷克鉴、李晓静、向鹏飞：《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10期。
11. 贾辉：《三维资本视角下失地农民非农就业扶助机制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大兴区的调研》，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5期。
12. 靳娟：《我国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研究综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13. 亢犁、刘芮伶：《哪类教育最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于民族地区1159农户的微观调查》，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14. 李洁：《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探析——基于人力、社会和心理三项资本角度》，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
15. 李正东：《工作特征与青年员工建言行为》，载《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
16. 李祖超、李蔚然、王天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非智力因素分析》，载《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
17. 刘传江、龙颖桢、付明辉：《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研究》，载《西北人口》2020年第2期。
18. 刘雅婷、黄健：《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及教育规导路径》，载《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19. 刘迫、郑倩：《不确定性规避与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4期。
20. 马丹：《“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载《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
21. 马文武、刘虔：《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3期。
22. 汤倩、罗福凯：《基于财务视角的管理者特质研究：综述与展望》，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9期。
23. 唐林、罗小锋：《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4. 唐为、陆云航：《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视角的

实证分析》，载《经济学家》2011年第9期。

25. 田瑶、郭立宏：《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了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载《当代经济科学》2022年第6期。

26. 王成利：《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载《经济问题》2018年第10期。

27. 王成利、徐光平、杨真：《土地流转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庭代际教育投资视角》，载《改革》2020年第10期。

28. 魏国江：《大学生创业资本及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基于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载《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29. 谢倩芸、钱晓焯、李倩：《团队心理资本对团队与个体任务绩效的影响》，载《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6期。

30. 许秀梅：《数据资本能提升农户收入吗？——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网络的作用》，载《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31. 曾玲娟、江丽晶、彭叶：《家庭环境和教师支持对中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与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作用》，载《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年第4期。

32. 张鹏、吴明朗、张翔：《互联网、农地流转与可持续生计》，载《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年第2期。

33. 张强强、吴溪溪、马红玉：《三维资本如何提升农民创业绩效——创业学习和创业机会识别的链式中介作用》，载《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年第3期。

34. 张樾樾、郝兴霖、王炳成：《领导者心理韧性下行传递效应的多元实现路径》，载《南开管理评论》2023年网络首发。

35. 张小菊：《农村小学生学习适应性发展：基于教师关怀的视角》，载《全球教育展望》2021年第10期。

36. 赵立娟、赵青青、红花：《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载《技术经济》2021年第3期。

37. 赵曙明：《员工素质、协作性、积极性与绩效的关系：三种资本整合的视角》，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38. 郑立勇、孔燕：《基于心理资本理论视角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增值研究》，载《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39. 周媛媛：《创业教育实践视域下大学生心理资本开发策略研究》，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年第10期。

40. 邹维兴、丁湘梅、郑玉国，等：《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载《教师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

41. Avey J B, Luthans F, Youssef C M. The additive valu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predicting work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 430 - 452.

42. Boyd N G, Vozikis G S.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 (1): 217 - 226.

43. Gong Y,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 (4): 765 - 778.



44. Luthans F, Avey J B, Avolio B J.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ment: toward a microinterven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27 (3): 387 - 393.
45.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 (3): 541 - 572.
46. Ouweneel E, Blanc P, Schaufeli W B. Flourishing stud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positive emotions, personal resources, and study engagement.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1, 6 (2): 142 - 153.
47. Reichard R J, Dollwet M.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ethnocentrism.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4, 21 (2): 150 - 164.
48. Stumpf S A, Brief A P, Hartman K. Self-expectations and coping with career-related ev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7, 31 (1): 91 - 108.

##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for Farmers

Yang Zhen Ma Jiqing

**Abstract:**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wo-stage least squares and distribution lag model,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long-term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more willing farmers to pay more efforts in the work, and along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n form a virtuous circ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enhancement and motivation improvement, and finally achieve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y 1 unit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under the exclusion of endogeneity bias and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cumulative income increase elasticity of a uni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8 years is about 13.4%, and the income increase mainly comes from wage income and business income with strong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and guarantee of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raw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kill training, and develop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farmers, improve the long-term income increase ability of farmers,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 long-term income growth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